



王鸣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苍茫入歌

羚羊直角如剑，牦牛弯角如环

白发雪山，藏经十万

当我在东方骨骼这架巨大的隆起上

把时间缓缓踩穿

我还是那尾会跳舞的鱼吗

两千万年风尘满脸，沧桑无非一个

我在放里必须放下语言

太阳，是睡不醒的金车

月亮，是斩不断的银河

生命之音，来自生命之血

谁也无法，让声音沉默

抱着膝头用舌头唱歌

咬着舌头用指头唱歌

握紧指头用额头唱歌

……人无上帝，人自飞

剩一根骨头，也要折成快乐

春风文艺出版社

苍茫 入 歌

王鸣久 著



© 王鸣久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茫九歌/王鸣久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13-2945-X

I. 苍… II. 王…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2216 号

苍茫九歌

责任编辑 王维良 白 光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08 千字

印张 6.125 插页 2

印数 1—5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576528

让一种疼痛穿骨而来（代序）

诗人是这样的人：他以万事万物作背景，为自己的灵魂画像。

好的诗里，站着一个人。

譬如湘水边徘徊的屈子，银月下醉舞的李白，秋风里憔悴的杜甫，愁满黄花的李清照，以及弹剑悲歌的辛弃疾、谭嗣同和女侠秋瑾……他们在他们的千古华章里欢欣着，痛楚着，行走着，诉说着，那弥散在字里行间的体温和气息丝丝可辨，仿佛是相熟多年的长辈或老友，古老而生动地活在我们的精神边上。

好诗是一个灵魂的全息摄影，它以文字的超清晰放映穿越时空。

这是因为，诗是高度心灵化和个性化的产物。它是一个诗人人格气质、思想呼吸、精神血肉的独一性结晶，也是人生历程中喜怒哀乐、吟咏歌哭、音容笑貌的形象化展示，这就决定了，真正的诗，必然葆有真实、丰满、栩栩如生的生命特征，是一个可触可感，可亲可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心灵世界。

诗人用诗把自己翻译成另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或刚健博大些，或薄弱渺小些，或丰富饱满些，或干瘪单调些，或日月恒在些，或流星一闪些，全凭天与人的双向契合与共同造化。由得自己，也由不得自己。

灵魂画廊的位置有限，它喜欢挂独一无二的人。

被儒米道泉喂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忍受苦难的能力特别强，遗忘苦难的速度特别快。

前者是惰性使然。

后者是惯性使然。

于是，在一部民族精神史里，就无法不活着诗人的身影，在苦难之中保持清晰的姿态和醒世的呼喊，在苦难之后保持深沉的反思和尖锐的追问。

所谓千人诺诺，一士谔谔。

诗人是最具痛感的人。

思想的尊严，精神的高标，文字中的骨头和声音中的独有立场——真诗人用人格的卓然独立逆向而行，与千年的惰性和惯性作着艰苦的斗争，以期避免我们的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神的奴才或兽的奴隶。

苦难中的唤醒，尚容易些，

而苦难后的遗忘，却常是顽症。

诗人总想为生命多开几扇窗子，但谁愿意在阳光灿烂的季节里，解剖伤痕，翻阅痛苦，捣腾那些陈年老账呢？

诗人不弃，必然当众孤独。

大夜叩星，渡天无岸。

已不在于能否拯救世界，而在于能否坚守自己。

诗的堕落，向来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权力的“阉割”，一是物欲的“销蚀”。

前者表现于骨头被抽走，后者表现于精血的耗散。

被抽走了骨头的诗，了无阳刚之气，虫儿般呈软体状态。它缩起头来以示其卑，摇着尾巴以示其媚，常常虚张声势以示其堂皇与显赫，而华丽衣裳下，却是人的空洞。

这是诗的奴性化。依附性决定了人格的丧失和诗格的低下，这使它更类似皇宫大内的太监，主子生则其生，主子荣则其荣，主子一崩，它也便灰飞烟灭了。时间拒绝这些没阳气的东西，它是诗的羞耻。

被耗散了精血的诗，则和诗的“无道德纵欲”有关。它蔑视信仰，漠视担当，忽视对文字的虔诚与敬畏，兽儿般被欲望所驱赶，忽而奔窜在市场主义的狩猎场中，忽而喘息在自我主义的沼泽地里。

在苍白、琐碎、枯燥和飘浮中耗损着创造的机能，却沾沾自喜。

在病态般的自恋里自狂自大，自我暴露，自我满足，却自以为是。

在物欲泛滥里随波逐流，消弭着向善的动力，放弃了提升的使命，却浑然不觉。

诗的物性化，比诗的被阉割更普适也更具快感，它少了惊心动魄痛心疾首而多了时尚气息甚至表演意味。

然而，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元气。诗有大道，则天行健；诗无大德，则人心渎。

温柔的“销蚀”与惨烈的“阉割”，两种堕落一个结果，

那便是阳气的丧失和精神的疲软。

诗必孤独。在物质的眼睛豁然打开而各种感官空前解放的情势下，孤独已成为思想者的前提，并为空谷足音提供了苍茫独步的漫长时空。

春花秋月是可以的，幽怨闲愁是可以的，轻歌曼舞是可以的，把意识、意念、意象等现代碎片放在语言的试管里搅拌出一些怪怪的情感流体也是可以的，然而，诗在孤独时却不清醒，不能孤而卓然，那便真是诗的悲哀了。

从大太阳下看到不平，从满目繁华里看到堕落，从云水嬗变中看到丑恶和危机，我们唯一不可丧失的就是忧患之心和敏锐之气。

深情独具。有时，我们的诗必须像一粒子弹，以巨大的穿透力穿透千丈红尘，穿透混浊的灵魂与肉体，使自己的血液疼痛，也使世界的血液疼痛。

诗的魅力来自诗人的精神魅力，诗人的精神魅力又往往来自诗人的人格魅力。诗人以人格顶天立地，他诗的灯盏，才可能有风雨不可熄、日月不可夺的璀璨光芒而高悬在永恒的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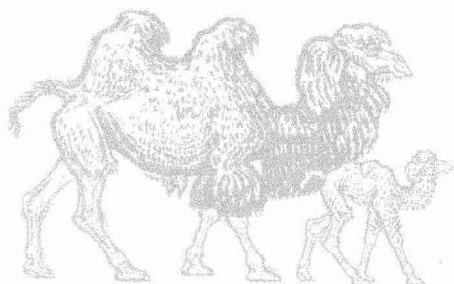
大人格是内在高贵和外在自然的统一，是正直深沉的人类关怀、宽厚博大的精神世界、真诚善良的情感特征和无私无畏的热血气质的有机整体。唯有禀赋了这样的大人格，诗人才能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传于耳，植于心，穿透千年时空而犹音色响亮的经典华章，才能书写出真诗、大诗和不死的诗来。

当代诗坛，不乏才华才气，但寻之寥寥，普遍稀缺的是诗的大人格和这种大人格所产生的精神魅力。天不予造，地不予设，人人半斤八两，呼之奈何？

我们没有灵魂的高度，便也没有了精神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我们缺乏终极式的大爱，我们也就缺乏大恨大痛和大的忧伤；我们过多注重于个体的冷暖得失、琐碎生活的情绪把玩，过多迷醉于语言的魔方变幻和小鼻子小眼睛的沾沾自喜，尤其在周遭的物质喧嚣中，我们惶惶然、茫茫然、愤愤然地丧失了应有的定力，已使心头放不下一张超然物上，宁静如针的纸笺，那么，还能指望我们的诗能有多大的感召力、感染力，又何谈永恒的精神魅力和艺术魅力呢？

诗人的大人格，就是置于中心岿然不动，置于边缘卓尔不群。它既在人群之中，又在人群之外。它是可遇不可求，还是可求不可遇，唯有待之以时间中的倾听和历史里的守候。但无论怎样，在一个空前变化的时代，伟大人格的缺位和精神魅力的失踪，都应是一切诗人的悲哀和羞愧。

——摘自长篇诗话《诗愚》



目 录

001	让一种疼痛穿骨而来 (代序)
001	落日·背影
033	哭泣的藏羚羊
057	高原菊与一只鸟
076	坐在纸里的灯
094	黄河九章
115	听桑卡弹筝
125	都市闻鸡
133	谁能幸免于罪
149	西藏之门



落日·背影

1793：乾隆与马戛尔尼

谁在敲门？——一朵蓝色海水，
叩打着东方门扇。
惊动了深深紫禁城里一双蒙眬睡眼，
你看见，在十八世纪尾端，
有一队金属鱼儿上岸，
鱼儿想在帝国门内，
放一只——商品凳子。

跪不跪是一个问题，
通不通是又一个问题。
马戛尔尼渡海而来高擎大英女王的国书，
乾隆大帝龙骧虎视，



放不下天朝上国的威严，
一个膝盖不想打弯，
一个脑袋不想打弯，
——两个文明小孩，用彼此的傲慢，
错过了不该错过的机缘，
结下了解不开的仇怨。

倚天抽剑时也曾目光高远，
一襟风雨怀抱了千座雄关万里中原。
上马血影刀光，手也不软，
下马诗书典章，灯也不倦，
用两千年丰饶“汉”水浇灌“满”家之田，
——重整山河一片，
再次绿了巨树参天。

而策马飞鞭的中国英雄，
总是——到海为止！
他们借蓝蓝海水为自己画个圆，
关闭了圆儿内的视线，
也隔离了圆儿外的波澜。



坐在里边志得意满。

你这边远古牛车优游田园，
他那边钢铁蒸汽机已追风逐电；
你这厢千年纺车民谣唱晚，
他那里自动纺织机将全球漫卷；
科学的熊熊炉火，人权的铿锵铁砧，
正把世界脱胎换骨地演变，
庞大危机逼近身后，
起也勃焉，落也悄焉。
你没看见，是自家影子遮了自家眼帘，
是千古一君的巨大光环，
——把眼睛折断。

他可以贡，你可以赏，
时移势易，依旧颠预。
你不知道那越洋而来的单筒望远镜，
已死死盯住你的门闩，
——要么，“和平”通关，
要么，武力打关！



兴于不“满”，亡于不“清”，
这一幕，连吊死崇祯的老歪脖子树，
也禁不住仰风长叹：
一个东方皇帝一个西方来使，
为了一只凳子不欢而散，
——黑眼睛君王转身回宫，
蓝眼睛使节反身上船，
——十八世纪一个小小事件，
中国历史一个大大拐点！

六部九卿，气定神闲。
谁都不曾察觉，紫禁城头落日辉煌，
它正在悄悄塌陷，
一转眼就将陷入血泪斑斑！
——总是习惯于习惯，
最后终于，死于习惯。



1799：和珅之祸

一朝盛世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文治武功，万方乐奏。
这一刻哪个乌鸦嘴敢说：泰极则否！
一轮胖胖月亮装满水的时候，
也最是跑冒滴漏的时候。
(看不见的败象，祸起
看不见的恶性溃疡，
——而看不见的恶性溃疡，
总是首先来自内囊。)

人是欲望之人，
形而下的碗常填不满形而上的灯望不到头。
一个“贪”字，潜伏如兽，
一遇“权”字，便与交媾，
交媾出伪君子高堂上岸然道貌，
密室里蝇营狗苟。
权钱色你自通兑我自通吃，



一根根汗毛伸手，
一根根手指如钩，
日日膨胀的吸盘把民脂民膏滴滴吸走，
一人肥了，天下瘦。

而那十全老人倚在太和殿上老眼昏花，
正听和大学士高声启奏：
官称宁寿，山称万寿，
圣上江山，必将万代千秋！
老皇帝宽阔一笑微微颌首：
朕无忧矣——他不知道，
眼前这位和爱卿谦恭依旧，
却早已把一条地沟，
挖到了国库下头。

洞若观火的嘉庆你可知否：
老鼠熟知老屋，虫儿生于木朽。
他国之大蠹富可敌国，
是你一国之君的恩宠把他造就。
你累了，他是枕头，



你闷了，他是噓头，
你痒了，他是一只超级抓挠儿，
专搔你的痒痒肉。
他成了贴身拐杖他就借你天子之手
——一手遮天！
捂住太阳，为自己藏污纳垢。

话儿说得很溜事儿做得很溜，
抽去御用的带子，
他便掉裤子露丑。
昨日银满堂，今日枷锁扛，
天下人精，难逃其彀。
因为一个怎么也喂不饱的胃口，
而刀索封喉，
可叹一柄风月宝鉴玲珑剔透，
跟进者络绎不绝。

（这叫两千年老子一阵阵发呆，
手捧着八十一章《道德经》
——字字无奈，



比苍白的脸，还要苍白。)

1840：悲怆林则徐

1840，鸦片是祸国之鸦，
虎门，立着愤怒的虎。
——三十步内，销烟池里残气袅袅，
五千里外，养心殿里嘀嘀咕咕。
远处炮舰，剑拔弩张，
近处旌旗，齐关而矗。
你在午后的太阳下红顶花翎神色肃穆，
一颗心，比太平洋还苦。

谁在一层层地打开物质时，
打开了这朵罂粟？
美丽的罂粟像美丽的女党卫军提前出世，
悄悄潜进东方版图，
——白色乳浆蔓延成黑色毒素。
这妖媚的尤物在腾云驾雾里，
专门叫人骨头发酥！